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风雅颂

拉拉湾的风

天还没有黑下来，大风刮起的时候，拉拉湾好像睡着了。

这时，有一个特别无聊的人正撅着屁股弯着腰，从自己的裤裆里看眼前的这个世界，世界在他的裤裆里瞬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我不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世界在裤裆里是什么样子呢？我也不好说，因为各人有各人的感觉。大家不妨尝试一下，最好挑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把自己的屁股对着太阳撅撅，感受一下裤裆里的世界。

反正，那个感觉差点把我爽倒在地。有几个外国人大冬天到西藏旅游，残酷的寒冬让他们直打哆嗦，当他们看见藏族同胞一个个全部将胳膊裸露在外面，表示同情的同时又万分不得其解，有个略懂汉语的好事者上前探问：“你们为什么把胳膊露在外面呢？”只听见藏族同胞反问道：“那你为什么把头露在外面呢？”

别说老外，我也不明白，在所有的动物里，为什么只有人将头露在外面呢？或许本来一直在外面露着，只不过穿了衣服显得有多多余。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民族如此，文化如此，鸡蛋大的拉拉湾亦如此。

那一年春上，我和几个喝酒不要命的家伙去拉拉湾看一个叫西西的诗人，其实是拉拉湾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这个家伙大学期间拼命写诗，并因诗歌骗取了一位美女同学的芳心，但他的我行我素被校方认为是非不务正业，毕业时惨遭蹂躏，加上又没有什么背景（他父亲是一位忠厚的火车司机），因此被校方发配到远离城市的拉拉湾中学。

车到拉拉湾时已经快晚上了，对方一帮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一到，大家一片欢天喜地，好多人虽然没见过面但都互相知道，一见面比熟人还亲。“战斗”在豪言壮语中打响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少数几个已经进入了不言不语的状态，大多数还都在胡言乱语。酒后的亢奋令多数胡言乱语者走出那间平民饭店，摇摇晃晃地上了山。我们在山里手舞足蹈，像驴或者像狗一样嚎叫着，不驴不狗般的叫声引来了村子里真正的狗叫，因了山是秃山的缘故，声音的传播简洁明了，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我撅起屁股从裤裆里首先看到了那个和他父亲一样精瘦的西西，他正高兴地冲着山大喊：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远山传来：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西西问我看到了什么？我狂喊：狗日的世界。

远山又传来：狗日的世界。
这个时候，大风刮起来了。风声顿时湮没了所有的声音，刚才还很平静的拉拉湾此时一片昏天黑地。太阳在空中有些恍惚惚，像个被打碎的蛋黄。我们拥抱着在一起，有人开始哭泣。

风很快就停了，拉拉湾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个少年赶着他的一群羊，悠闲地唱道：

连刮了三天东南风，
火烧了曹操百万兵；
早知道尔妹妹没良心，
我也不会落下个骂名。

多年后，我读到刘亮程所写的这样一些文字：“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群的孩子，看到了整个人生世界。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那阵风将当时的我们全部吹散了，我被吹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个叫西西的诗人后来被吹到了市政府里，做了一名秘书，好像也不怎么写诗了，其他人杳无音信，不知被吹到了哪里？反正谁也不会被生活遗漏，他们应该都被吹到了各自的归宿。

我们是种子，风一刮起来，立刻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蘑菇汤

董大

外公是个妙人。
大锅小锅之间是吊罐，像文章的闲笔。吊罐盛水，烧大锅或小锅时，余焰舔过吊罐，所盛之水就慢慢热起来。冬日洗脸刷牙不冷不烫，夏天则多半沸腾了，突突突的，用来泡茶正好。一个风雨之夕，外公忽至。为其殷勤泡茶，递到手上，正准备接受“实质性”的表扬，不料他腾地站起，忙不迭地吐在地上，怪眼瞪着我，怒道：“小兔崽子，这是弄泥鳅的水。”

我顿时惊呆，我确实偷偷在水缸里养了泥鳅。见我惊怔，外公得意大笑：“什么也别想瞒我。”

八九岁时，我和外公一前一后，从小姨家饱餐而归。正行间，喉咙忽然阵阵作痒，便凝神静气，想以喉咙为弓弦，靠咳嗽发力，欲将那口痒弹射出去。岂料那痒蹭之在前，忽焉在后，根本无法定位，半声咳嗽草草收场，就像打了一半的喷嚏，蹙眉歪嘴的，难受异常。待那痒冒头，我又屏息凝神如故，结果依然。

外公停下步子，回头肃然道：“你那是半声咳，得痨病才这样咳。”于是他一路走一路教我咳嗽。

“咳咳咳！”

“咳咳咳！”
路人侧目而视，外公不以为意。

外公做过十几年的队长。他经常主持会议，我作为常委，每次都忝列其中。他坐在那里，一群人抽着香烟，听他吩咐：谁谁谁负责铲泥，谁谁谁负责挑泥，等等。几句话就说完了。然后就讲故事，大家最喜欢听他讲古。他不时眉毛一皱，啪，一拍大腿，“啊哟”一声，众人的眉毛便一起皱起来，担忧起来。有时候又哈哈大笑，有时候渲染气氛：当时雪把天都盖住了，地上只有两行脚印……

外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洒脱。他身材颀长，样貌清俊，年轻时对稼穡之事不甚着意，年老后对负喧八卦了无兴趣。不爱啰嗦，多一句便眼珠子一翻，不爱听。爱捧茶杯疾行，杯内一半是茶叶。爱好茶，谷雨后的茶不喝。年老时爱穿竹布布衣，身形轻捷，一部长须，飘飘然有仙气。我说他像齐白石，他说齐白石是谁？我拿画像给他看，他嗤之以鼻：我不比他好看？

我幼年极蠢，他却极爱我。他那时看林场，住小木屋，懒得下山。缺衣少粮了，儿女们送去。有一次他说：“把大罾子送来，我很久没看



云舒茶田 周文静 摄

人间小景

瓦檐下的童年

彭昱生

我的老家坐落在桐城怀宁和潜山三县交界的平缓地带，没有巍峨的山峦，却有一条温柔的大沙河日夜流淌。河水清冽，常年泛着粼粼波光，灌溉着两岸的稻田与菜地，也滋养着沿岸人家的日子。记忆里的村庄，家家户户大都是瓦房，青灰色的瓦垄顺着屋顶的坡度铺展开来，像一条条蜿蜒的巨龙，在错落的屋舍间穿梭。

远远望去，整片村庄都浸在淡淡的瓦色里，与岸边的绿树、田间的庄稼构成一幅最质朴的田园画卷。那时候，谁家要是能盖起一座崭新的瓦房，或是给老房子换上一茬新瓦，都是村里的大喜事，邻里乡亲都会赶来帮忙，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1986年，家里的老房子瓦檐斑驳，部分瓦片早已破损，每到下雨天，地面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叮叮当当”的雨声成了雨天里最无奈的旋律。

每当此时，母亲总会拿着抹布，不停地擦拭着潮湿的桌椅，父亲则皱着眉头，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凑够钱，给房子换一批新瓦。那些日子里，“换瓦”成了全家人最殷切的期盼，我也常常趴在窗边，望着屋顶的破洞发呆，想象着新瓦盖好后，下雨天再也不用四处接水的安稳日子。

冬天，父亲攒够了钱，买来了崭新的青瓦和红砖，请来村里手艺最好的砖工，开始了老房改造。开工那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热闹了起来。砖工师傅们扛着工具陆续赶来，邻里乡亲有的帮忙搬运砖瓦，有的帮忙和泥，就连村里的孩子们也围着看热闹，叽叽喳喳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新瓦通体青灰，带着泥土烧制后的温润质感，摸起来沉甸甸的，表面还泛着淡淡的光泽。砖工师傅们分工明确，有的站在屋顶上负责铺瓦，有的在地面上传递砖瓦，动作娴熟而麻利。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师傅们传递瓦片的场景：地面上的人将新瓦一块块递到屋顶的人手中，屋

顶的人接过瓦片，稳稳地放在预先砌好的瓦垄上，一片挨着一片，排列得整整齐齐。阳光洒在新瓦上，折射出淡淡的光。

铺瓦的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每一片瓦都要铺得严丝合缝，才能真正做到避风挡雨。砖工师傅们跪在屋顶的木架上，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瓦片的角度，用泥土将瓦片的边缘压实，确保不会漏雨。遇到屋顶的拐角处，师傅们更是格外用心，需要将瓦片切割成合适的形状，才能完美适合屋顶的弧度。

一整天下来，师傅们忙得满头大汗，衣服也被汗水浸湿，沾满了泥土，可他们始终神情专注，丝毫不敢马虎。父亲在一旁忙前忙后，给师傅们递水递烟，不时询问进度，眼里满是期待。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捡起地上散落的碎瓦片把玩，一会儿抬头望着屋顶上渐渐铺好的新瓦，心里充满了欢喜。

经过几天的忙碌，新瓦终于全部铺好了。站在院子里仰望，青灰色的瓦垄整齐划一，从屋脊一直延伸到檐角，像给房子披上了一件崭新的衣裳。檐角微微上翘，带着几分灵动，阳光洒在瓦面上，泛着温润的光泽。

当天晚上，恰好下起了小雨，我兴奋地跑到屋里，仔细听着屋顶的声响。没有了往日的漏雨声，只有雨水落在新瓦上“沙沙沙”的轻响，温柔而治愈。母亲笑着说：“以后再也不用怕下雨天了，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父亲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连日来的疲惫早已烟消云散。

从那以后，这座瓦房就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港湾，瓦檐下的时光，藏着无数难忘的回忆。春天，瓦檐下会冒出嫩绿的瓦松，小小的叶片紧紧贴在瓦面上，透着顽强的生命力。燕子会飞来筑巢，在檐角下衔泥垒窝，叽叽喳喳的叫声给家里增添了许多生机……

我常常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燕子飞进飞出，想象着它们窝里的小生命。夏

到了。”家人为难，还是把我送去——反正上课也等于没上。

一夜风狂雨骤，仿佛就要把小木屋给连根拔起，抛到空中，再攥到地上砸成碎片。闪电不时擦亮黑夜，雷声如重锤，夯在空谷中。外公瞪我一眼，说：“到我这来。”我窸窸窣窣地爬过去。

门砰砰地响。
“你们走吧，雨太大，我不方便开门。”
“谁呀？”我问。

“一群朋友。”外公说完，帮我掖掖被子，说，“睡吧！明早我带你去看他们。”
我是在满帘红光中醒来的。我还记得他夜里的话，便盯着他。他：“走，我带你去，哦，不用了，他们居然在门外待了一夜，真不好意思。”

一地的蘑菇。
他对他们说：“你们别走啊，等我回来，我带我外孙捡石头去。”

他带我在满涨的溪水中捡了十几个巴掌大的石头，皆圆润可喜。洗净了，放在篮子里。回到门前，他大喜道：“啊呀，你们还没走啊！”他就一个个地拔起来，洗净了，放在大铁锅里。又将那一颗颗石子，轻轻地放入其中，起火，慢慢炖起来。咯咕咯咕，咯咕咯咕，石头磨着石头。

香气是慢慢地散出的。盛一碗，鲜香有肉味。石头留在锅底，安安静静。

为什么要用石头？那时候我没问，后来他走了，我就无处问了，别人不是他，焉知他的答案。只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喝过比那更鲜美的汤。

张金锐的诗词

游振风塔迎江寺有感

南疆北域欣然旅，最喜家乡老码头。
塔影横江帆疾过，香烟绕殿佛深幽。
常开笑口吞双月，更敞高怀纳九州。
夕照犹知游子意，晖光尽洒水长流。

游镇海门有感

海门天柱锁青烟，雄镇山川吴楚连。
九派波涛沉浪底，百年风雨到眸前。
凤凰坡下人流旺，南水关头商贾绵。
遥看一轮楼上月，钟声依旧入诗篇。

谒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读书处有感
谒罢泪然泪自倾，双雄许诺付平生。
中城仍荡扛包号，马策长萦寻理声。
为举红旗抛热血，敢教赤县换新睛。
百秋风雨潇潇过，犹听少年家国评。

游英王府有感

黛瓦青砖历百秋，犹思壮岁气吞牛。
集贤关上旌旗动，红水塘前鼓角遒。
刀下魂冤沉野草，壁间画缺证恩仇。
门庭难觅大王迹，唯听江声日夜流。

山花子·游倒扒狮文化街区有感

倒扒狮姿屹立雄，风云四百历秋冬。
黛瓦青砖朱棂亮，彩灯红。
国货街头人络绎，老铺锦里货兴隆。
阵阵黄梅声婉转，喜由衷。

游安徽劝业场有感

百年风雨屹宣城，历尽沧桑复更荣。
天井马墙融皖韵，拱门斜顶萃西情。
昔陈商品九州满，今列芸编万卷盈。
静坐小楼成一统，细听琅琅读书声。

观赵朴初故居有感

黛瓦朱棂屹赵公，马头墙下感无穷。
江山如画心牵国，乡梓萦怀意寄鸿。
百载仁施淳世里，千秋禅悟劫尘中。
沧桑历尽精魂在，明月清风孰与同。

观菱湖公园邓石如碑馆有感

黛瓦青墙掩竹中，墨香不尽荡云空。
篆文典雅錾金石，隶体端庄融古风。
名满书家千载仰，誉传华夏万人崇。
菱湖曲径幽通处，一脉芬芳意未穷。

山花子·观徐锡麟起义旧址有感

黑雾弥漫安庆城，天清风暴卷王旌。
巡警学堂豪士跃，响枪声。
血溅辕门忠胆壮，火燃华夏帝基倾。
百载青松犹矗立，护英名。

游赏花溪茶谷即兴

陈生宜

五绝

春深幽谷里，茶气满衣中。
映壁桃灼灼，入耳鸟啾啾。

七绝

春茶雨润绿茸茸，远岫烟笼翠空蒙。
最是晴光收不住，白梨花天上映山红。

七律

银丝垂挂绿烟霞，竹灶新烹春露芽。
直泻晴峦光曜耀，斜穿石径鸟衔花。
芳溪曲折萦三谷，雾壑依稀隐数家。
此个真诠谁可解，清风一盞洗尘华。

鹧鸪天

曲径穿云入翠畴，松风暗送茗香浮。
一溪花影红侵面，百啭莺声润满楼。
春正好，意悠悠，忘言于此悟真游。
醉身不愿归城去，坐看闲云自在流。

浣溪沙

曲水弯弯绕竹村，晴风拂过采茶娃。
一坡新绿映朝霞。
灶火轻煨山露味，溪声长伴野蒿花。
人间清趣此中赊。

减字木兰花

烟笼晴翠，竹外茶香浮野水。
梨雪嫣红，踏遍青山兴未穷。
浮生偷半，一啜清芬尘念断。
醉倚溪桥，笑看流云逐晚潮。

